

■难忘记忆

负650米井下之旅

○陈慈林

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本工作证,是浙江某煤矿发的,实际是在煤矿铁路修了几年火车。除偶尔“体验”式下井,对井下情况并不十分熟悉。几年前到淮南采访,东道主安排我们考察了一处地下负650米的矿井,使我们有了难得的矿井之旅。

为了确保安全,矿方婉拒了回去的一位女同胞下井;又让我们在更衣室脱得一丝不挂,换上矿方提供的全棉内衣、裤和鞋袜。陪同的黄副矿长解释说:“本矿属于瓦斯突出矿井,你们衣物中的化纤成分,摩擦后会产生静电,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瓦斯爆炸,因此下井前必须更换所有衣

物。本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3次瓦斯爆炸,共死亡50多人。”一席话说得我们的心都拎了起来。

这是座年产800多万吨优质煤的大矿,作业面在地底下650米深处,加上地表海拔23米,我们实际到达的是负673米。规范设计的煤矿都有三个井口,主井出煤,副井上下人和运送材料,第三个叫风井,功能是保证分秒不停地通风。

黄副矿长帮我们戴上矿灯、红色矿帽,在腰上系上一只铝饭盒大小的自救器。自救器是在井下万一遭遇瓦斯爆炸或冒顶时,可以在七八个小时内为被困者提供净化空

气,等待救援。虽然我们在井下待不了多久,但矿工下井该带的器材一件也不能少。

我们“乘坐”的“罐笼”分上下二层,有点像建造高层建筑时运送建材的“升降机”,一次可以装80个人。一阵电铃响后,“罐笼”以每秒3米的速度下降。因快速下降引起的气压变化,使我耳膜发胀,赶紧学着别人张大了嘴。

3分多钟后,“罐笼”降到主巷道。主巷道近十米高,七八米宽,比铁路隧道还宽敞。路过“风口”时,巨大的推力使人站立不稳,风速每秒至少六七米。

本以为到了井下就可以看到矿工挖煤了,黄副矿长却

告诉我们,全矿作业区横向9公里,纵向6公里,计54平方公里,每班有1500多名矿工同时作业。井下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巷道和电车轨道,总里程超过300公里。从主巷道到工作面还要坐有轨电车,最近的也需40多分钟。我们坐上电车,叮叮当地往前开,转来转去半个多小时,又回到了出发点。黄副矿长说:“我们刚才走过的是前不久中央某首长来考察时的路线,为了你们的绝对安全,今天不安排去工作面了。”我们虽仍然有点不甘心,但也只好客随主便,不再便提其他要求。

为了让我们多增加一点感性认识,黄副矿长在主巷道

的示意图前介绍矿区情况,此时我们才发现,刚才乘坐电车经过的范围连矿区的5%都不到。

一群下班的矿工走过我们身边,全身除了眼白和牙齿,其他都是黑的,却有礼貌地对我们点头微笑。

我好奇他们是如何识别我们身份的?黄副矿长说:“我们是以矿帽颜色来识别身份,矿工戴黑帽,本矿跟班干部戴白帽,上级领导检查戴黄帽,贵宾戴的是红帽。”

矿工们长年累月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他们挖出的优质“乌金”,为我们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次经历。

■打工一族

工地上的女匠人

○杨松华

工地上的女匠人不同于工地上的女工。女工里,有小工和技术工之分。女匠人就是技术工里的女工。

见到郭美华时,她正站在高高悬空的跳板上粉刷楼梯间倒板涂料。从四楼直通底层的大厅看上去,她的身子是悬在倒板下,我问她害怕不害怕。她笑逐颜开地说:“不怕,早习惯了!”

郭美华说她的油漆活是跟她父亲学的。父亲是以前农村里的老油漆匠人,只给家具做油漆和画那些花鸟鱼图案。后来兴起了建筑粉刷涂料,就跑到外面城市做油漆涂料工。出于生计,她的哥哥也跟父亲学了这门手艺。她以前在工厂里做普工,打了几年工也没赚到钱,6年前也跟父亲学了油漆手艺。虽然劳动量大了,工作环境也没有工厂里安稳,但每年的收入是原来的几倍。丈夫做石匠,有时夫妻俩会在同一家工地干活,夫唱妇随。因为夫妻俩干的都是匠人工,每年的家庭收入还是蛮可观的。有那么两年,她挣的钱竟超出了做石匠丈夫的收入。

达到多少,如何绑扎到位,绑扎端部应该增加多少长度的弯钩……我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暗暗佩服她的专业技能知识。

46岁的徐远莲头戴遮阳帽,蹲在一旁下水沟里砌沟墙。酷暑天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四周无遮无挡,她只能快速地抹泥起砖头。沟的那头,是她的丈夫王喜生在砌沟墙。夫妻俩当天被工头分派着砌这条沟渠墙,两人从沟的两头往中间砌。我目视徐远莲已经砌的,又打量王喜生砌的,居然砌了差不多一样多。

徐远莲我早就认识,她从事石匠这一行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是名老石匠。她念书不多,22岁嫁给了王喜生。她先是跟做石匠的丈夫进城打工做帮工,后来就学起了石匠手艺。夫妻教学,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在工地上,夫妻俩总是搭伙一起干,被工友美誉为“夫妻石匠工”。徐远莲还具备一个女石匠人的优点,那就是细心。上脚手架前,她会仔细检查脚手架稳固情况,提醒其他工友;下班前,她会细心检查当天的施工段位是否需要修整;她贴的墙面平整,地面砖缝均匀,深受这一带家装业主的欢迎。

杨宝珍是在我们公司扩建的办公大楼工地上遇到的,她当时夹在一伙男钢筋工里裁剪钢筋。我以为她是做帮工的,结果看她拿起一摞钢筋施工图纸左翻右看的,还分派几位男钢筋工去剪什么什么料。细问,她竟是带班的。她在自己家乡念完高中,是这伙钢筋工里念书最多的人。那年高考失利,她先是跟随做钢筋工的大哥来到城里,在大哥干活的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帮工。在帮工的过程中,她好问好学,竟表现出超强的想学手艺的愿望。一年过后,她果然成为一名熟练的绑扎工。

杨宝珍并不满足于于此,她在大哥的支持下,报名土木工程施工——钢筋工程课程的学习。两年课程结束,如今她是这家建筑公司钢筋施工队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匠人。在接下来的施工日子里,我总见她头戴技术员钢盔帽,指挥着那一伙男钢筋工如何配料裁剪,直筋下料长度应该达到多少,箍筋下料长度又应该

多少,箍筋下料长度又应该

■岁月如歌

蚊帐的故事

○厉守龙

双休日,与妻儿一起回老家,给和过世父母曾经共同住过的老宅子彻底整理打扫一番。在收拾衣物时,从一只木板箱里翻出了一顶又旧又破已发黄的蚊帐,儿子随手把它扔到了杂物堆里,可我却把它拾了回来。“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老土。”儿子嘟囔着。“你不懂,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于是,我跟儿子讲起了与这顶蚊帐有关的故事。

记忆中,我们那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在那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年代里,很少有人挂蚊帐。每到蚊子肆虐的季节,各家都会在自家门前的天井里,弄来一些草泥、柴禾,临睡前烧一堆旺火,把削来的草泥铺放在火上,再在草泥上面撒一些“六六六”粉。这似乎对驱赶蚊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散发着焦泥味、农药味的浓烟直灌人的鼻孔,呛得大人孩子不停地咳。

后来,因为父亲经常要被生产队派到山上护林守夜。清晨,看着从山上下来的父亲,老是被蚊子叮得满身都是红疙瘩,母亲实在于心不忍,咬咬牙,硬是从全家五口人的牙缝里“抠”出8元钱,从集市买回来上文提到的那顶蚊帐。那时,一个整劳力一

天的工分收入也只值3角来钱,显然,这顶蚊帐便成了我家的“奢侈品”。只有父亲晚上护林、看瓜时,方能动用它。

再后来,我长大了,每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凡轮到父亲守夜的差事,就由我去代劳。这样,这顶蚊帐则成了我的“专利”。野外的蚊子自然毒辣,所幸我有了这顶蚊帐的庇护。每早晨起来后,我便把蚊帐小心翼翼地折叠好,也尽量不把它弄脏。因为我深深知道,寻常农家添置一顶蚊帐是多么的不容易。

一次,我在瓜棚里和弟弟挤着睡,因为床铺太窄,弟弟一不小心,翻身一脚把蚊帐踹了一个大窟窿。我们不敢声张,把它揉作一团抱回家去。后来母亲还是发觉了,心痛地狠狠数落了我们一番。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我们的家境也日益好转,床铺都添置了较新式的蚊帐,夜里再也不用受那蚊子“袭击”之苦。可母亲依然把那顶见证历史的、补丁又补的破旧蚊帐保存着。

老实说,这顶破旧蚊帐扔不扔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将这顶蚊帐的故事延续下去。我还要让儿子知道,还要让以后儿子的孩子也知道哩!



丰收 徐金星 摄

■微型小说

开往春天的公交车

○农华

这个时段,少妇抱着个娃儿还能挤上车,实属不易。她被挤到一个角落,扑鼻而来的汗臭味让她窒息。娃儿的哭声让她的心情愈加焦躁。

一位大叔身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挪开脚下的蛇皮袋,缓缓地站起身,让出座位热心的说,大妹子,你坐。

少妇没好气地说,瞅你那么岁数了,喊谁妹子?

大叔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看着娃哭闹不停,好声劝道,娃儿闹着,你还是坐吧!

要你管?少妇像个悍妇,桃花眼飞上了天。

娃儿的泪水口水滴到少妇

华丽的衣服上,少妇从包里拿出纸巾,把大叔让出的座位擦了好几遍,这才有些嫌弃地坐下。

大叔灼热的脸,如熊熊烈火。

乘客们目瞪口呆,悄声议论着。少妇不管不顾,没有一点理亏的样子。

老天像只变色龙说变就变,雨水肆无忌惮地打在车窗上,已看不到外面的街景。车轮碾过的路面溅起层层水花,喷泉般向两侧洒去。搭车的人上上下下,人流涌动。

公交车驶进一个站点,大叔打起蛇皮袋费力地下了车,恰巧少妇也随着拥挤的人流

下车。站台的挡雨棚失去了作用,雨点没有怜惜他们。娃儿闹得真欢,少妇赏心悦目的脸蛋像霜打了的茄子。

大叔从蛇皮袋里拿出一把雨伞,帮少妇遮雨,憨厚地说,大妹子,别让娃儿着凉!

少妇愣了神,看着娃儿不安地哭泣,迟迟接过雨伞,头埋得很低。

大叔对娃儿笑了笑,扛起蛇皮袋离开了站台。

少妇百感交集,握伞的手在微抖,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从她脸上滑落。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大叔,竟是一瘸一拐蹒跚在风雨中……

■直击真相

报料来啦,冲啊!

○王珍

“我们这里自来水管爆裂,水注像消防龙头一样飙出来,一直冲到三楼,空调都湿了!水厂到现在还没派人来。你们快派记者来啊!”

接到这个热线电话是一个盛夏的中午,报社的记者基本上都在外面紧锣密鼓地采访中,敬业的摄影记者一般都在扫街。只好把我这个值班编辑和一位正好在办公室有点事的摄影名记派出去,由一位老司机开了一辆待修的老旧采访车,直冲事发地点。

旧车空调坏了,开着车窗快速冲刺,一路灰尘、热浪阵阵。我很忐忑:这水能把三楼的空调都弄湿,还不成水灾啦?我们是不是早点把裤脚管儿卷起来,把球鞋脱掉准备涉水过去?摄影大师调侃我杞人忧天,说让司机靠边停车我们买三套泳衣,准备游泳过

去。吧。

失望的是到现场连一点水痕都没看到。摄影大师举起相机,对着传说中曾被打湿过的外墙和空调外挂机“咔嚓”了两下,就像一位士兵对着天空打了两梭子子弹。然后极具个性地仰天长啸:以后这样的事别叫我啊!

那位摄影大师不久后被弹道,派他去拍一辆掉进水里的轿车,他居然拍回来一个潭死水的空镜头。问他,他没好气地说,车或在水下或已开走。真相不得而知。然后他不辞而别奔赴某个地震灾区去拍现场了,再也没有回过报社。

有人说,新闻常常有而记者不够用。所以就出现了一类围观人群,他们不打酱油、不吃瓜,碰到有趣的事情,赶紧地给报社、电视台报料。这就是报料人,也叫新闻线人。

目前中国主要有职业报料人、兼职报料人,突发新闻事件报料人三类。确实有不少有理想、有情怀的职业报料人,他们当报料人只是为了接近自己未竟的记者梦。有人每天一大早就出门,背着相机,走街串巷“寻事儿”。有人甚至还有自己的“下线”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搜罗着城市的大小事,给新闻媒体报料。他们其实相当于特邀通讯员或者编外记者。我只能说,这只是美好的一面。

事实往往是两面性的。报料人大多未经专业学习和培训,不具备新闻业的职业资质,属于没有经过任何审核的自然人。他们的报料有没有用是一方面,还会出现夸张、扩大事实、水分比实料多得多的情况;另一方面,甚至还会有人别有用心,把人引向歧途!

有段时间,杭城的一些媒体上常常出现一个闪光的名字,他助人为乐、急人所急、替人排忧解难,做着各种好人好事,就是一个“活雷锋”。他被人报料、被人赞扬、被媒体采访报道。有一天,我也接到一个报料,一个说广东话的人说,他在火车站丢了钱包没钱买车票回家,眼看就要耽误他的一笔大生意,心急如焚。幸亏碰到这位“活雷锋”,掏钱替他买了车票,还给他买了水果、点心供他路上充饥。请报社一定要表扬他,谢谢他。

碰到我这个死脑筋的大轴人,非要让报料人等着我马上打过去采访他,他连连说来不及了,火车就要开了,然后就快速消失了。我立马找了一位跑公安线的同事和另一位好奇心特强的同事,三人凑在一起花了两个钟头品这

个报料。最后都觉得蹊跷:为什么所有报道中的受助人、报料人都只在电话的那头闪过,从未出现过庐山真面目?

我们死磕到最后的真相竟然是:受助的和助人的、表扬的和被表扬的、报料人和被报料人都指向同一个人——“活雷锋”!也就是说此人自己编了个“活雷锋”故事讲给记者听,然后记者替他传播。他顺利地尝到了嘉奖、晋级等甜头,由此,莫须有的谎言一发不可收拾,直到骗局被拆穿……

报料人的积极行动确实能够丰富新闻信息资源,但报料人素质的良莠不齐确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报料用好了如虎添翼,用不好真的会为虎作伥。敬业的新闻从业者当然会擦亮眼睛,开动脑子,甄别真伪。人云亦云,那不是记者,那叫鹦鹉。

■凡人凡事

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

○姚坚定

从小到大,参加婚礼无数,但参加50对新人婚礼还是头一回。

想不到在我69岁的今天,我们夫妇还能参加50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实在是意义非凡。而且,我们的集体婚礼大照片还上了相关媒体。

有一天,杭州大江东总工会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告知,作为大江东30万人的代表,我家被评为“浙江省最美家庭”,我们夫妻俩要去参加大江东集体婚礼。我一听赶忙推托,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便来了车子把我们接到大江东集体婚礼现场。50对新人手挽手,女的一律穿白色婚纱,男的西装革履。50对新人来自大江东各单位,有机器人生产线上的工程师,有耕耘在一线的教职工,有落户在大江东的外籍员工等。现场给我的感觉太震撼了。这50对新人把中国结摆到一棵棵桃树上,象征“永结同心”。13时

08分,集体婚礼的钟声正式响起,大江东有关领导登台,祝福新人们携手传承好家风,奋斗共圆幸福梦。

集体婚礼的高潮是外籍老总与意大利秀恩爱。乔攀石是意大利巧克力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和太太结婚25年,在5个国家生活过。乔攀石说他最喜欢中国,最喜欢大江东……能在昔日围垦过的地方遇见老外,我真是感慨万千,随手送了自己的散文集《沙地百年》,希望沙地人的精神也能感动老外。

当主持人邀请我们夫妇上台献祝词时,我一时惊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机器人亮亮给我送来了。我一字一句念了起来,特别加上一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场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这是人们对50对新人的衷心祝福。

这场大江东的集体婚礼吸引了不少的媒体,还进行了视频直播,吸引了几十万人的关注。